

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（觀音經）

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罔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東 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

竺惠慶

宋沙門竺惠慶，廣陵人也，經行修明。元嘉十二年，荊揚大水，惠慶將入廬山。船至江而暴風忽起，同旅已得依浦，唯惠慶舫漂揚中江。風疾浪湧，唯待淪覆。惠慶正心端意，誦觀世音經。洲際之人，望見其舫，迎颿截流，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，徑到其岸，一舫全濟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卞悅之

宋居士卞悅之，濟陰人也。作朝請，居在潮溝。行年五十，未有子息。婦為取妾，復積載不孕。將祈求繼嗣，發願誦觀音經千遍。其數垂竟，妾即有娠，遂生一男。時即元嘉十四年也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張暢

宋張暢，常奉持觀音。南譙之構逆也，暢不從，王欲害之。夜夢觀世音曰：「汝不可殺暢！」遂不敢害。及王敗，暢係獄，誦觀世音經千遍，鎖寸寸斷，獄司易之復斷。吏白曰（吏白曰明抄本作少日。）：「釋之。」（出《談藪》）

王玄謨

宋太原王玄謨，爽邁不群。北征失律，軍法當死。夢人謂之曰：「汝誦觀世音千遍，可得免禍。」謨曰：「命懸旦夕，千遍何可得？」乃授云：「觀世音，南無佛，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情，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佛不離心。」既而誦滿千遍。將就戮，將軍沈慶之諫，遂免。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。（原缺出處。明抄本作出《談藪》）

釋道罔

姚秦沙門釋道罔，弘始十八年，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彩鐘乳，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。持炬深穴，入且三里，遇一深流，橫木而過。罔最先濟，後輩墜水而死。時火又滅，冥然昏暗。罔生念已盡，慟哭而已，猶固一心呼觀世音，誓願若蒙出路，供百人會，表報威神。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，狀若螢火，倏忽之間，穴中盡明。於是見路，得出岩下。由此信悟彌深，屢睹靈異。元嘉十九年，臨川王作鎮廣陵，請罔供養。其年九月，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。已得九日，夜四更盡，眾僧皆眠，罔起禮拜謝，欲坐禪，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，悉半身出見。一佛螺髻，分明瞭了。有一長人，著平上幘，布褲褶，手把長刀，貌極雄異，捻香授道罔。道罔時不肯受，壁中沙門語云：「罔公可為受香，以覆護主人。」俄而霍然，無所復見。當此之時，都不見眾會諸僧，唯睹置釋迦文行像而已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伏萬壽

伏萬壽，平昌人。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參軍，乞假返州。四更初，涉江，長波安流，至中而風起如箭，時又夜，莫知所向。萬壽奉法，唯一心歸命觀世音，念無間。倏爾與船中數人，同睹北岸有光，狀如村火，喜曰：「此必是陽火也。」回船趨之，未旦而至，問彼人，皆云：「昨夜無燃火者。」於是方悟神力焉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彭子喬

宋彭子喬者，益陽縣人也。任本郡主簿，事太守沈文龍。建元元年，以罪被係。子喬少年嘗出家，還俗後，常誦觀世音經。時文龍盛怒，防械稍急，必欲殺之。子喬憂懼，無復餘計，唯至誠誦經，至百餘遍，疲而晝寢。同係者有十許人，亦俱睡。有湘西縣吏杜道榮，亦係在獄，乍寐乍寤，不甚得熟。忽有雙白鶴集于子喬屏風上。有頃，一鶴下至子喬邊，時復覺如美麗人。道榮起，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，而械痕猶在焉。道榮驚視，子喬亦寤，共視械咨嗟，問道榮曰：「有所夢不。」答曰：「不夢。」道榮以所見說之，子喬雖知必已，尚慮獄家疑其欲叛，乃取械著之。經四五日而蒙釋放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釋慧和

宋慧和沙門者，京師眾造寺僧也。元（《法苑珠林》二七引元作義，義嘉劉宋晉安王起兵時所建年號。見《宋書鄧琬傳》。）嘉之難，和猶為白衣，屬劉胡部下。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諜東，和亦預行，行至鵠渚，而值台軍西上，諜眾離散，各逃草澤。和得竄，下至新林，見野老衣服縷弊，和乃以貌整襖褶易其衣，提籃負擔，若類田人。時諸游軍捕此散諜，視和形色，疑而問之。和答對謬略。因被笞掠，登時見斬。和自散走，便恒誦念觀世音經，至將斬時，祈懇彌至。既而軍人揮刀屢跌，三舉三折，並驚而釋之。和於是出家，遂成精業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齊建安王

齊建安王患瘡，念觀音不息，夜夢見觀音，手為傅藥，明旦瘡愈也。（出《感應傳》）

毛德祖

滎陽人毛德祖，初投江南，偷道而過。道逢虜騎所迫，伏在路側蓬蒿，半身猶露，分意受死。合家念觀世音，俄然雲起雨注，得免死也。（出《辨正論》）

李儒俊

隊主李儒俊鎮虎牢，為魏虜所圍，危急欲降。夜逾城出，見賊縱橫並臥，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，便過賊處，趨空澤。賊即隨來，儒俊便入草，未及藏伏，賊掩至。儒俊驚恐，一心專念觀音經，忽得馬馳去，因此遂得脫。（出《辨正論》）

沈甲

吳郡人沈甲，被係處死。臨刑市中日，誦觀音名號，心口不息，刀刀自斷，因而被放。一云，吳人陸暉係獄分死。乃令家人造觀音像，冀得免死。臨刑三刀，其刀皆折。官問之故，答云：「恐是觀音慈力。」及看像項上，乃有刀痕現，因奏獲免。（出《宣驗記》）

張達

張達有罪係獄，分當受死。乃專念觀世音，鎖械自脫，因遂獲免，終身齋戒。（出《張氏傳》）

孫敬德

東魏孫敬德，天平中，定州募士。奉釋教，嘗造觀音像，自加禮敬。後為劫賊所引，不勝拷楚，忽夢一沙門，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。執縛臨刑，誦念數滿，刀自折為三段，膚頸不傷。三易其刀，終折如故。所可以狀奏聞，丞相高歡表請免死。及歸，睹其家觀音像，項有刃跡三。敕寫其經布於世，今謂「高王觀世音經」。自晉、宋、梁、陳、秦、趙國，觀音、地藏、彌勒、彌陀，稱名念誦，得救者不可勝紀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高荀

滎陽高荀，年已五十。為殺人被收，鎖頓地牢，分意必死，同牢人云：「努力共念觀音。」荀云：「我罪至重，甘心受誣，何由可免。」同禁勸之，因（因原作日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始發心，誓當舍惡行善，專念觀音，不離造次，若得免脫，願起五層浮圖，捨身作奴，供養眾僧。旬日用心，鉗鎖自解。監司驚懼，語荀云：「若佛神憐汝，斬應不死。」臨刑之日，舉刀刀斷，奏得原免。（出《宣驗記》）

史雋

史雋有學識，奉道而慢佛，常語人云：「佛是小神，不足事也。」每見尊像，恒輕謔之。後因病腳攣，種種祈福，都無效驗。其友人趙文謂曰：「經道福中第一，可試造觀音像。」雋以病急，如言鑄像。像成，夢觀音。果得差。（出《宣驗記》）

東山沙彌

隋開皇初，有揚州僧，忘其本名，誦通涅槃，自矜為業。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，誦觀世音經。二俱暴死，同至閻羅王所。乃處沙彌金高座，甚敬之。處涅槃僧銀高座，敬心稍惰。僧情大恨，問沙彌住處。既蘇，從南來至岐州，訪得沙彌，具問所由。沙彌云：「每誦觀音，於別所衣淨衣，燒香咒願，然後乃誦，斯法不怠，更無他術。」謝曰：「吾罪深矣。所誦涅槃。威儀不整。身口不淨。於今驗矣。」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徐善才

唐武德中，醴泉縣人徐善才，常修齋戒，誦觀世音經，逾千遍。曾往京城延興寺，修營功德。及還家，道逢胡賊。賊所掠漢人千百，將向洪崖，次第殺之。善才知不免，唯至心念觀音經。當殺之時，了不自覺，至初夜方悟，身在深澗樹枝上，去岸三百餘尺。以手摩項，覺微痛而無傷。漸下樹。循澗南行，可五六十里，天漸曉，去賊已遠，得官路，遂還家。琬法師嘗說此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杜智楷

杜智楷，曹州離狐人。少好釋典，不仕不娶，被僧衣，隱居太山，以讀誦為事。唐貞觀二十一年，於山中還，忽患疾垂死，以袈裟覆體，昏然如夢。見老母（原本無母字。據明抄本補）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，智楷端然不動。漸相逼斥，並云：「與智楷擲置北澗裡。」遂總近前，同執捉，有攬著袈裟者。忽齊聲念佛，卻後懺悔，請為造阿彌陀佛，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。少間，遂覺體上大汗，即愈。離狐今濟陰也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張氏

陳玄范妻張氏，精心奉佛，恒願自作一金像，終身供養。有願莫從，專心日久，忽有觀世音金像，連光五尺，現高座上。眾歎其精感所致。（出《辯正論》）

許儼

唐龍朔麟德中，京師永興坊許儼，取魚為業。後患疾，冥然若死，身赤如火，痛似火炙，自云：「但見火車來燒身，官府責取魚多，遣生受罪。」已經數日，乍生乍死。親戚勸作功德，遂造觀音像兩軀，仍令合家不食酒肉，病遂差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僧道憲

唐聖善寺僧道憲，俗姓元氏。開元中，住持於江州大雲寺，法侶稱之。時刺史元某，欲畫觀世音七鋪，以憲練行，委之勾當。憲令畫工持齋潔已，諸彩色悉以乳頭香代膠，備極清淨。元深嘉之。事畢，往預寧斷排，造文殊堂。排成將還，忽然墮水，江流湍急，同侶求拯無由。憲墮水之際，便思念觀世音。見水底有異光，久而視之，見所畫七菩薩，立在左右，謂憲曰：「爾但念南無菩薩。」憲行李如畫。猶知在水底，懼未免死，乃思計云：念阿彌陀佛。又念阿彌佛，其七菩薩並來捧足，將至水上，衣服無所污染，與排相隨，俱行四十餘里。憲天寶初滅度，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，兼畫落水事云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成珪

成珪者，唐天寶初，為長沙尉。部送河南橋木，始至揚州，累遭風水，遺失差眾。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，拷掠行夫，不勝楚痛，妄雲破用。揚州轉帖潭府，時班景倩為潭府，嚴察之吏也。長沙尉別將錢堂（明抄本堂作「唐」。）揚觀利其使，與景倩左右構成。景倩使觀來收珪等。觀至揚州，以小枷枷珪，陸路遞行。至寧江，方入船，乃以連鎖鎖枷，附於船梁，四面悉皆釘塞，唯開小孔，出入飯食等。珪意若至潭府必死，發揚州，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。恒一日一食，或時不食，但飲水清齋。經十餘日，至滁口，夕暮之際，念誦懇至。其枷及鎖，忽然開解，形體蕭然，無所累著。伺夜深，舟人盡臥，珪乃拆所釘。拔除出船背。至觀房上，呼曰：「楊觀，汝如我何！」觀初驚起，問何得至此。珪曰：「當葬江魚腹中，豈與汝輩成功耶？」因決意赴水。初至潭底，須臾遇一浮木，中有豎枝，珪騎木抱，得至水面。中夜黑暗，四顧茫然，木既至潭底，又復浮出。珪意至心念觀世音，乃漂然。忽爾翻轉，隨水中木而行。知已至岸，便蘆中潛伏。又江邊多猛獸，往來顧視，亦不相害。至明，投近村，村中為珪裝束，送至滁州。州官寮歎美，為市驢馬糧食等，珪便入京，於御史臺申理。初楊觀既失珪，一時潰散，觀因此亦出家焉。（出《卓異記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廣異記》）

王琦

唐王琦，太原人也。居滎陽，自童孺不茹葷血。大歷初，為衢州司戶，性好常持誦觀音經。自少及長，數患重病，其於念誦，無不差愈。（原本愈字下「復念誦無不差愈」六字，據明抄本刪。）念誦之時，必有異類譎詭之狀，來相觸惱，以琦心正不能幹。初琦年九歲時，患病五六日，因不能言。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：「我來追汝！」因便隨去。行五十里許，至一府署，告十官長大罵云。

「何以誤將此小兒來？即宜遣還。」旁人云：「凡召人來，不合放去，當合作使，方可去爾。」官云：「有狗合死。」令琦取狗，訴幼小，不任獨行。官令與使者同去。中路，使者授一丸與琦，狀如球子，令琦擊狗家門。狗出，乃以擲之，狗吞丸立死。官云：「使畢可還。」後又遇病，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，眉眼口鼻，各有所守。其有臂腳內者，往來攻其血肉，每至腕節之間，必有相衝擊，病悶不可忍。琦問：「汝輩欲殺我耶？」答云：「為君理病，何殺之有！」琦言：「若理病，當致盛饌哺爾。」鬼等大喜叫肉中。翌日為設食，食畢皆去，所病亦愈。琦先畜一淨刀子，長尺餘，每念誦即持之。及患天行，恒置刀床頭，以自衛護。後疾甚，暗中乃力起，念觀世音菩薩。暗忽如晝，見刀刃向上，有僧來，與琦偶坐，問琦此是何刀。琦云：「是殺魔刀。」僧遂奄滅。俄有鐵鎚空中下，擊刀，累擊二百餘下，錘悉破碎，而刀不損。又見大鐵鎚水罐可受二百餘石，覆向下，有二大人執杵旁，問琦：「君識此否？」琦答云：「不識。」人云：「此鐵鎚獄也。」琦云：「正要此獄禁魔鬼。」言畢並滅。又見床昇珍饌，可百床，從門而出。又見數百人，皆炫服，列在宅中，因見其亡父，手持一刀，怒云：「無屋處汝！」其人一時潰散，頃之疾愈。乾元中，在江陵，又疾篤，復至心念觀音。遙見數百鬼，乘船而至，遠來饑餓，就琦求食。遂令家人造食，施於庭中，群鬼列坐。琦口中有二鬼躍出，就坐食訖，初雲未了。琦云：「非要衣耶？」鬼言正爾。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，又為緋綠等衫，庭中焚之，鬼著而散，疾亦尋愈。永泰中，又病篤，乃於燈下，澄心誦多心經。忽有一聲如鳥飛，從坐處肉中浸淫向上，因爾口舌不得合，心念此必有魔相惱，乃益澄定，須臾如故。復見床前死屍腫脹，有蛇大如甕，兼諸鬼，多是先識死人，撩亂爍己。琦閉目，至心誦經二十四遍，寂然而滅。至三十九遍，懈而獲寐，翌日復愈。又其妻李氏，曾遇疾疫癘。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經，得四五句。忽見燈下有三人頭，中間一頭，是李氏近死之婢。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，因自扶坐，李瞪目不能言，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，狀如見物。琦令奴以長刀，隨李所指斬之，久乃寤云：「王三郎耶。」蓋以弟呼琦。琦問所指云何，李云：「見窗中一人，鼻長數尺；復見床前二物，狀如駱駝；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，皆被奴刀斲獲斷破，一時消散。琦卻誦經四十九遍，李氏尋愈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」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